



金蔷薇随笔文丛

李辉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未了斋杂碎

袁

(北京)

7

李辉 主编

本了帝杂碎

袁 鹰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金蔷薇随笔文丛·第二辑 / 李辉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ISBN7-80120-019-5

I. 金… II. 李… / III. 随笔—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5350号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编者 / 李辉

责任编辑 / 邵勉力

封面设计 / 程全盛

版式设计 / 林达

经销 / 新华书店总店

印刷 / 永清县福利胶印厂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 68.875 字数 / 1500 千字

版次 /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074-884-7 / I · 329 定价: 72.00 元 (全十册)

每册定价: 7.20 元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一辑)

- | | |
|----------|-----|
| 《古稀手记》 | 于光远 |
| 《画中思》 | 吴冠中 |
| 《榆树村杂记》 | 汪曾祺 |
| 《山外青山》 | 林斤澜 |
| 《乱侃白说》 | 蓝翎 |
| 《改写圣经》 | 邵燕祥 |
| 《秋天的音乐》 | 冯骥才 |
| 《沉默交流》 | 刘心武 |
| 《我眼中的风景》 | 应红 |
| 《女人是水》 | 李建永 |

ISBN 7-80074-884-7



9 787800 748844 >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我的年轮》

萧 乾

《花椒红了》

梅 志

《苦瓜的味道》

李 锐

《你,可爱的艺术》

黄宗江

《历史的踌躇》

孙越生

《未了斋杂碎》

袁 鹰

《有戏没戏》

舒 展

《诸神下凡》

王 蒙

《秋天的情绪》

舒 婷

《乘火车旅行》

王安忆

《金蔷薇随笔文丛》总序

李 辉

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

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起承转合的所谓匠气，画龙点睛的所谓技巧，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来代替“散文”。

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同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金蔷薇随笔文丛》的行列。

“金蔷薇”，前苏联作家创造的书名，对于我们，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意象。

以这个美丽的意象命名的这套文丛，将把随笔领域纷呈的美汇集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不应是单一意义上的美。文字、思想、学识、人的体验，都有美的内涵。沉静、淡泊、热情、幽默、讽刺、鞭挞、细腻、粗犷……一切都没有定型，一切都不会定型。

生活在流动，美在流动。随笔的创造也在流动。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美。

愿我们的“金蔷薇”在流动中散发出它们的芬芳。

了犹未了（代序）

给这间小小书室起名“未了斋”，并无深意，只是一点自警自励：一年年忙忙乱乱，栖栖惶惶，等闲白了少年头，不知不觉居然挤入老年行列。每当环顾四壁，午夜梦回，总想到尚有许多应读而未读之书，想写而未写之文，该做而未做之事。而韶华易逝，来日无多，要赶快读，赶快写，赶快做。九年前，黄苗子兄为我写了一块篆书小匾，悬在壁上，朝夕相对，既怀念远居南半球的老友，也提醒自己莫要懈怠。

春去秋来，挂历一本又一本地换，白发一天比一天增多。存书远未读完，又不断添上新书；列下的题目，揣着的计划，尚未写成，又陆续欠下新的文债；该做而未及做的事，更是无尽无休。年终翻翻帐本，仍是赤字一堆。瞻念前途，虽然没有到不寒而栗的地步，却也不免惴惴然戚戚然。未了，未了，究竟何时是了？

不过，冷静一想，也就释然于怀。什么叫“了”？侈望有朝一日能将室内存书全都浏览一过，能将拟写的题目一一勾掉，能将该办要办的事统统办妥，那怎么可能！讲大话、夸海口、痴人说梦罢了。怕是直到油尽灯枯、悄悄远行之日，也是个“未了”。

宇宙万物，人间万事，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中，谁能预见它们走向何方，断定它们如何了局？事物都按它自身的规律发展，谁要想主观违背客观规律宣告它的终结，即使依仗权势、命令、金钱等其他什么力量，都是徒劳的。远的不说，单看“史无前例”的十年中，“永世不得翻身”、“铁案如山”之类的话头，如雷贯耳，人人都听得耳朵里起了茧子。结果如何呢？“永世不得翻身”的，没有几年就翻了身；倒是那折戟沉沙、陈尸荒野的，才真的永世不得翻身了。“如山”的铁案，也已证明全是冤假错案，铁成了废纸。那句风行一时的“翻案不得人心”的名言，不过一两年工夫，就成了历史的嘲讽，有谁再提起它呢？

四川新都县宝光寺的大雄宝殿上有一副楹联，上联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下联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此联含有禅机哲理，历来为世人传诵。上联先不去说它。下联中“了犹未了”四字，确实蕴涵着朴素的真理。“了”是相对的、暂时的；“未了”才是绝对的、永恒的。有的人奉行“不了了之”的处世哲学，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用圆滑的手段应付过去，能拖则拖，得混且混，特别是一些手握权势的人，遇到不易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难题，总以为“不了了之”是件无往不胜的法宝。殊不知“不了了之”并没有了，也了不了，迟早有一天，生活的规律会让他自己尝到苦果。常以“未了”的眼睛看人看世看自己，心境自会怡然。

对个人来说，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安下心来，利用必了的剩余时光，继续做未了的事。该读的书，还是要尽量多读些，至少不能对不起作者的心血和赠书的情谊。要写的文章，还

是要尽力写得好些，至少别对不起读者的时间。该办的事，还是要尽快去办，至少莫要留下太多的遗憾。直到那一天随风而去，化为灰烬，若是黄泉之下仍能占有一间小小的书室，我仍会去恳求一位先行的书法家如邓拓、林散之或别的前辈，挥毫再写一块“未了斋”的小匾的。

1993年初春

目 录

了犹未了（代序）	（ 1 ）
----------------	-------

杂 说 十 篇

冷风挡不住春天	（ 1 ）
“左”毒不除，国无宁日	（ 4 ）
“按得票多少为序”	（ 10 ）
呼唤法制文学	（ 14 ）
说一说你的父亲	（ 21 ）
地上的碑和心上的碑	（ 29 ）
让春风驱净阴霾	（ 34 ）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 37 ）
尊重人	（ 42 ）
人民要花也要刺	（ 45 ）

杂碎千字文

白汤杂碎	（ 61 ）
他们不要！	（ 63 ）

警惕“有人”	(66)
不全是鲜花	(69)
也来说龙	(72)
还需要呼吁	(75)
如意	(78)
外紧内松	(80)
爆竹声里	(82)
海就是海	(84)
对付几天	(86)
向谁投诉	(88)
听顶拼醒	(90)
英年早逝	(93)
无悔牺牲	(96)
故乡消息	(98)
这部大书	(100)
关庙楹联	(103)
丢失杂志	(106)
那座山村小学	(108)

艺文小札

好个“缘缘”	(111)
霜叶	(113)
相知以心	(116)
书生办报	(118)
哭都郁	(128)

悼念秦牧同志·····	(131)
画事二题·····	(136)
漫写英韬·····	(139)
STONE 精神·····	(144)
《随想录》的第十种版本·····	(146)
俳缘·····	(149)
云锦满天待剪裁·····	(153)
故人何处·····	(156)
两亿小观众的事·····	(160)
《昨夜情》一曲难忘·····	(164)
送宝船南下·····	(167)
闯进画面来的·····	(170)
清风小引·····	(173)
未到延边两目花·····	(177)
阳光的事业·····	(180)
致《现代文坛散记》作者信·····	(182)
致《贞观皇后》作者信·····	(186)
致《杨花漫漫》作者信·····	(190)
致《一个“情”字谁能丢》作者信·····	(193)
致《人生之旅》作者信·····	(196)
致《永恒的歌》编者的信·····	(200)
繁星点点·····	(204)
从民谣看民心·····	(206)
后 记·····	(210)

冷风挡不住春天

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康生推行多年的极“左”路线，在文艺战线造成什么样的严重恶果，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人们从多年来生活和创作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中，深切地体会到不批透为害甚烈的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它们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

但是，善良的、好心的同志们，应该切记，不要以为只要领导人讲几次话，报刊上发几篇文章，极“左”路线的流毒就会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无处容身了。不！它还在某些人的头脑里隐藏着，一遇相当气候，就会乔装打扮，跑出来继续为害。最近出现的某些论调，为什么立即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不是由于敏感，而是人们从中听到了那种曾经熟悉的令人憎恶的声音。《“歌德”与“缺德”》一文，便是一例。

这篇论及当前文艺形势的文章，一句不提林彪、江青一伙十年来对文艺界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一句不提他们推行多年的极“左”路线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严重摧残和影响，相反，却以大部分篇幅，斥责那些站在党和人民立场、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是“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

的伟大事业”，是“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是“自诩高雅，不近工农，在悠悠的柳绿下苦思‘惊人语’”，总之，不是“歌德”，而是“缺德”。于是作者仿照江青当年的口吻，刻薄地训斥道：“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它同最近出现的某些论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为极“左”思潮招魂，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

有的同志会说：强调歌颂社会主义总是应该的吧？当然应该。社会主义制度比过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优越，都先进。歌颂社会主义，无论现在和今后，都是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本来还不是十分完美的，何况过去的十多年，林彪、江青一伙推行极“左”路线，又对社会主义祖国大肆破坏。在大破坏之后，痛定思痛，清理废墟的工作是异常艰巨的。说轻松愉快，那是自欺欺人之谈。《“歌德”与“缺德”》的作者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作了如下的描绘：“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因此提出要“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经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虐十年之后的中国大地，真是如此美妙的世外桃源吗？不说全国，就是作者所在的河北省怕也未必如此。这样不顾国家艰难、无视群众疾苦的“歌颂”，是符合实际的吗？这样粉饰太平，是对人民负责任吗？人们不免有理由怀疑，也有理由发问，这种虚假的描

述是为谁掩饰罪行，为谁开脱罪责？作者倒不妨拿这几句去问问工农，看他们同意不同意。人们只会感到春天里刮来了一股冷风。正当人们深入批判林彪、江青、康生极“左”路线，为“四化”建设扫除思想障碍的时候，这类论调，的确像一股砭人肌骨的冷风，它同当前文艺战线上解放思想、百花初放的气氛多么不和谐！

有的同志也许不解：强调歌颂工农兵，提倡文艺为“四化”服务又有什么错？对“四化”的主力军的工人、农民，当然应该歌颂，谁也没有异议，全心全力为“四化”服务更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问题不在口号，而在它的实质。林彪、江青在他们合伙炮制的那个“纪要”里，不是也叫嚷什么“根本任务”吗？但是任凭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他们的所谓文艺，何尝想到过工农兵？他们这伙人的“根本任务”，就是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文艺为“四化”服务只限制在选择什么题材、塑造什么人物上，是一种片面的、狭窄的观点。真理超越一步，就变成谬误。如果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的作品同反映“四化”对立起来，认为除了直接写工人、农民题材的作品，统统都是丢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工农，都是“缺德”，甚至发生“道德哪里去了”的质问，那还谈得上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还谈得上什么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

春天的冷风不得人心，更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但是它却可能给刚刚出土的幼苗、刚开放的蓓蕾以冻伤。提高警惕，继续狠批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路线，绝不让它借尸还魂，便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

1979年3月

“左”毒不除，国无宁日

雨过天晴，云轻气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文学艺术展现了无限广阔的天地。

文艺创作如何反映城市改革，这个题目很有八十年代的时代特色，它同刚刚起步的城市改革和工业体制改革本身一样，是一篇需要我们许许多多同志共同努力来写的大文章。这篇大文章不仅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史上开创新的局面，写下新的史页，也将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反映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地上的伟大变革的作品，必然会超过我们民族文化史上为世人赞颂的盛唐时代，也会超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生长在、成熟在这个伟大时代的我国文艺工作者，是幸运的，值得自豪的。

新的时代呼唤着新作品的出现。许许多多文学艺术界同行们正在紧跟着党和人民的步伐，满腔热情地投身这场伟大的变革，努力与时代同步前进。我们文艺战线同各条战线一样，当然只能服务于建设四化这个唯一的中心，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中心。我们大家都一心一意地充当改革的促进派，四化的促进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读到了不